

新观察

在世界的田野上

——《十月》2023年第1期编辑手记 □季亚娅

我们希望拓展文学、艺术的边界，记录和直面人类社会的问题和困境，探索突破既有书写方式界限的可能。更期待通过“在地”实践，去触及广阔的中国大地中蕴含的多样性文化基因，从我们自身传统里生长出有别于西方的现代主体性。它是中国，也是世界。这创造的根深扎于田野之中，也将赋予我们通向未来的羽翼。



溢出了我们通常阅读与理解中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刻板印象。董强在勒克莱齐奥《护身符》的译者序中提到，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法国现代文学，毋宁说这是一部“不法国”的法语文学作品。石一枫《逍遥仙儿》的拆迁户和985们混居的海淀新市民区，恐怕也不是旧胡同和老北京所能概括和提炼的。地域和国别消失，世界在语言中升腾。

还必须提到“田野”，这也是接近“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它和走出阅读习见、走进生活现场的文学方法论有关。今年另一个专栏目“美丽中国·田野志”，每期邀请一位著名作家、学者作为主持人，选取主题和同行者，深入当代中国的广袤田野，让文学、地理、生态、艺术、地方性知识与美丽中国的微观风景相遇，以非虚构的形式，汇聚成“美丽中国·田野志”专栏。

《十月》近几年构建了一个关注田野和生态的小传统，曾于国内文学期刊中首创“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并组织相关论坛讨论；2022年，设立“大地之事”生态文学专栏，期待通过持续的书写、通过刊物引领的写作与阅读的互动，把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时代好的生态文学挑选出来；2023，又携手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推出“美丽中国·田野志”栏目。如前所述，这个栏目是刊物生态文学小传统的延续，但也并非自然生态的“田野”所能穷尽，它更是关涉当代文学主体建设的文学实践。

它始于2022年9月的“田野志：书写美丽中国”文学论坛，那次论坛我与何平、李敬泽、韩少功、邱华栋、四川、杨庆祥等文学圈好友，与中国美院的艺术师们对话，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我们还能怎样讲述田野？回到文学与史学还不分家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是圆形的，我们关于知识的使用还没那么功利，那么画地为牢。《十月》想邀请作家，像司马迁修“八书”、班固修志那样，为我们时代的田野、留下一份特殊的文字纪录；类似于文学感受、地方知识、景观、生命体验混在一起的全文本实验。

因而“美丽中国·田野志”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身道路的探索，更是一种在当下全球困境中，对于目前单一的知识

生产范式的重新思考，这是《十月》与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的共识。我们希望拓展文学、艺术的边界，记录和直面人类社会的问题和困境，探索突破既有书写方式界限的可能。更期待通过“在地”实践，去触及广阔的中国大地中蕴含的多样性文化基因，从我们自身传统里生长出有别于西方的现代主体性。它是中国，也是世界。这创造的根深扎于田野之中，也将赋予我们通向未来的羽翼。

它是活的“田野”与“志”，是文字、经验与认知的有机生长，是修辞、传说、地方知识、生态观察、当代理论构成的极富想象力的全文本实验。它是文学的“田野方法”，文学的野外作业，去捕获田野中的现场细节、地方特性和民间话语，做生活的在场者和介入者。它当然也是田野上八面来风的温度与深情。“寻找或者鼓励某种仍然在想象中的态度、实践、写作、文本、修辞和语体”，首期何平教授主持的《中国器物》，经由李锐、徐风、邹汉明、周婉京等人的文字，实践和实现着这一意愿。

从书斋到田野，从中国到世界，去往阅读与思想的游牧。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眼界乃至心气，这一期新刊越过岁末年初一连串的意外，从编辑部方寸之地，来到万千读者手中。新刊发行后，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启动了“读者评刊”，收到了来自田间地头、流水线上、四面八方的热情回馈。设计文学更广阔形态，让多样的故事和多样的读法同时出场，这就是刊物所构建的热气腾腾的文学公共生活的意义吧？“永远有多远”，我们的主编选择《十月》的这一经典名篇（铁凝：《永远有多远》，《十月》1999年第1期）作为新年封面的文字素材。在世界的田野上，无论时空，文学是永远在场的陪伴。



2022年12月30日，发一条五个字的朋友圈：退毛样，进厂。心中有个隐约的预感，世界重启了。

五个字隐藏的是2023年第1期《十月》新刊从改版策划到最终完成六个月来的心迹。

2022年7月人在党校，和刘文飞教授电话讨论新一年“全球首发”的栏目计划时，也曾有过些许犹豫，正如有些师友担心的，疫情汹涌，如何世界？

然而正是疫情让我们深切意识到“在世界之中”，意识到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同时性。经由经验和书写的分享达到对人类此刻共同处境的理解，那是文学在现实之外所能开辟的沟通渠道，这渠道，我们渴盼能更快些，最好是即说即听。甚至是，你直接应我邀约为我而写，我是你远隔重洋的第一读者、理想听众。

市委党校有利玛寮之墓，一日三次，要从观园大厦绕过中心花园到教学楼再到教学楼，路的一侧石砖铺路、藤萝成径、高树荫翳，自明代利玛寮以降60余位传教士在此安眠。于彼时的我，即是我们的文明史所内涵的世界性的纪念碑式直观提示。手机铃声响起，刘文飞教授兴奋的声音，“我有一个绝好的点子”，墓园涌起了海浪。

党校全封闭学习，借周末出关，在北大镜春园和刘文飞、董强、黄燎宇、秦岚、傅光明、杨玲诸位师友相约，谈及各自语种代表作家的邀请计划。以语种为别介绍全球文学境况，《十月》2018年曾有“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的尝试。这一次的“全球首发”，我们再次以语种为别，邀请勒克莱齐奥、库切、平野启一郎、沃多拉兹金等语种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知名作家，将他们从未发表过的新作，经由诸位师友译介，在《十月》杂志以中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表。

这个概念令人兴奋在于，借用刘文飞教授的话：“在此之前，被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已在境外发表过的作品，译作首先是‘二手’作品；由此则必然带来‘时间差’的问题，且原作者与发表其译作的中文期刊或出版社的关系是偶然的，‘全球首发’栏目则首度实现了中国文学期刊与外国当代作家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同步互动，我们期待《十月》的广大读者们能够因此获得关于同时代外国作家当下写作实践的更真切感受。”

在“世界文学”的观念里郑重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是《十月》自上世纪80年代创刊就一直在做的事。当年的编辑们在“学习与借鉴”栏目介绍西方经典文学，无非是要在世界文学的联系里重新定义和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去设计和引导它可能生长出的广阔向度。今天的“全球首发”，我们希望通过该栏目的设计及后续相关交流活动，在《十月》再开辟试验地，去建成联系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发表和交流的平台，并借此提升汉语作为世界一流文学语言的国际地位；它既是“走出去”也是“走进世界文学的深处”，因为倘若有一种理想中的“中国故事”，它必然也处于宏阔而深邃的国际文学背景下。“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是被本国本民族所能理解而世界无法理解的伟大作家——如果他真是伟大作家的话。”这已是80年代以来的常识，而常识也需要被重新提起。

这当然是一个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世界想象，关于文学共同体的世界想象。这个想象不仅来自我们，而是能隐晦地合着三年疫情之后急于交流的时代愿望，“我们穿越时代与个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阅历与写作，在不同的坐标上交相辉映”。

这样来看，这期的《十月》就是一种有参照系的文学，石一枫的北京海淀小区，万才且的西藏，梁衡的北方农村土炕，刘汉俊的楚地青铜，与勒克莱齐奥的毛里求斯岛，共同构成某一种世界故事的版图。这世界故事的版图里当然有我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经验的书写与呈现，

短评

《“三”生有幸》：大型国企的精彩“管理学”

□丁晓原

《“三”生有幸》这样的题目，似乎更像是小说作品的命名，然而它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名字；如此命名的报告文学，望着题目很难猜想作品叙写的题材和所要表达的主题。由此细节我们可以想到作者的某种用意和取向。报告文学写作正需要有一些自出机杼的别异。有评论家认为，报告文学在当下固然有着属于时代性的繁荣，但纷繁气象也有着缺陷，不少作品“主题过于显性直露、内容枯燥、故事乏味、文本中更是缺少个性鲜活的典型形象”。这是直击这一文体问题的“非虚构”卓见。我以为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具有某种时代性的优势置备，而且也应当充分调动写作主体能动的个人创意，在写作对象的时代性与写作主体能动性的有机结构中，创作出高质量的非虚构的优秀作品。我们阅读《“三”生有幸》，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方面的有意为之。我想这也是作品引发出的一种“幸”。

这是一部企业题材的报告文学，叙写的是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交控）的故事。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交通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大业，是维系人民生活的日常通道，更是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需要由交通强国的建设加以支撑。修筑过沪宁高速，建设了江阴长江大桥、润扬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的江苏交控，是我国交通强国建设中的一支劲旅。江苏的GDP超过12万亿，江苏交控的产值直追万亿，由此可见这一家自有担当和作为的巨型国企的分量。这样的写作题材无疑值得新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大书特书。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江苏交控这样蕴含着许多中国要素的企业故事。

企业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远离动机不正不纯的“广告文学”。优秀的非虚构企业叙事须得以作者独特的发现和特置的书写方式，真实而富有深意地展示写作对象的物理存在、精神本真以及核心价值。我以为《“三”生有幸》正有这样的意义。作者丁捷是一位资深的跨文体跨界写作者，以诗文进入文坛，由小说创作称名文界，长篇《追问》则通过深度的口述体“问心”，在反腐败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中

赢得盛誉，近来他又游走于文学与绘画之间。丁捷的微信昵称“变相怪捷”，可以说深得其形神之真。“变相怪捷”写作心理的预置，使得《“三”生有幸》的确与一些流行的报告文学制式“变”了“相”。

江苏交控这样的大型国企是一个取景的多面体，可以写作的角度和内容很多。惯常的思维可能写筑路造桥的重大工程，或者写企业高层的决策谋划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可以集中再现其中先锋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这些材料在《“三”生有幸》中都有反映，但都不是作品书写的重点，构成文本主要内容的是“三”以及它们的衍“生物”。这里的“三”意指江苏交控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中“讲好三个故事”的设计与实践，“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有”故事的讲述成为《“三”生有幸》作品叙事的基本组件。刚需发展的企业与如此柔性的文化建设，彰显出企业管理者异于同类的经营智慧，而两者之间生成的张力使江苏交控的故事更具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反映了江苏交控营运之策、治理之道和发展之本。作者丁捷敏感于这种异质性质所具有的重大书写价值，运用自己的方式，以近40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深入系统丰富饱满的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生有幸》是一部关于大型国企“管理学”精彩案例的非虚构叙事，其中体现着的是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卓越的管理思想和有效的管理实务。

我们可能听到过企业有“三流论”之说：一流企业做文化、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做资本，三流企业做产品、做项目。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搁置不论，但我们从中可以感知到文化之于企业发展的意义。文化建设从人出发，旨归也在于人。江苏交控的“三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而丁捷《“三”生有幸》也将交控人的故事作为作品叙事的主线。新时下的中国文学是人民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在丁捷的笔下落实为以普通人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作品通过对具有典型性人物群体的显形见心的叙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江苏交控员工与企业相成共生的和美关系。作者用时一年写作，除了大量阅读现成的材料，“接触了数百名交控人，深度访谈了五十多位‘路姐’‘路哥’。我不仅是感动，有时候简直就是被震动了”。《“三”生有幸》以“聪明决”“幸

福场”和“彩虹渡”三大部分共12章组织起“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的故事叙事，与其说是三个故事，不如说三个故事组系列，而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而是江苏交控人的一组群像。交控人“护航驾乘人员的每一次平安出发与到达”，“但我们似乎没有去关心过她们背后的艰辛与欢乐”，“无法有机会走进她们的人生，感受她们的心跳，触摸她们的灵魂”。丁捷的书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视窗或通道，使我们通过深度的阅读走近这一群特殊的人们，在共情中感知感悟她们的“闪亮”或是“暗香”。

作品采用比较多的原色叙事，很少有宏词大语，对人物也多从其内部透视，通过其工作、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命运故事的细节讲述，凸显人物平凡中见伟大的事迹和精神风范。第一章“夜来风雨晨来香”主要人物余丽琴的故事，是作品许多人物叙事中一个很有蕴意和情味的样本。刚入职时，余丽琴青春靓丽，工作之余“还是个文艺小明星”。但左腿罹患骨癌而截肢，“夜来风雨”重创年轻的生命。“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成了此时她内心活动的写照。而正是这时集体的大家庭给了她爱的温暖，有心的同事“花枯花荣花重生，一树烂漫来迎春”寄语，燃起了她生命的力量和人生“晨来香”的希望。“只有一条腿的她，却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步伐”，获得了“中国最美路姐”的殊荣。这一故事的叙述告诉读者，即便是像余丽琴这样曾经有过困厄的人，在江苏交控这样“有前途”的企业，人生也会有明媚的前途。作者以典型个案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地写实了作品的基本主题。这里显示着《“三”生有幸》直抵人心的叙事力量。

另外，这部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副文本的创设。这个副文本以“手记”的方式存在，“手记”不是一个，整部作品总共设置了11个，差不多每一章都有“尾随”。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本景观。这些“手记”或交代写作的背景，或补充叙述采访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或言说自己的体验、感受、感悟，进行有机地引发、提升，主语大都是“我”。整部作品构成了以“他”叙事为主，辅之以“我”的手记，从而使文本内容更为丰富，感性的叙事与理性的引发相得益彰。

关注

在文坛口水四溢、写诗犹如说话的时节，我读到了耿相新作风先锐、姿态硬朗而又颇具写作难度的诗集《复眼的世界》，心里不禁为一振；并且愈发相信诗之美正介于直白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老妪能解虽是一种审美境界，但并不值得极力推崇，许多人更渴望通过形神俱佳的理想文本，触摸到智慧的“塔尖”。

以传统的阅读经验考察《复眼的世界》，必将遭遇到强烈的审美“惊颤”。穿过《确定》《存在》《超现实》《夸父》《刑天》《盘古》《重量》《秩序·量子态》《知识图谱》《二，还是一》《对角线》《算法》《暗物质》《快闪》《虫洞》《惊蛰》等铺就的题目小径，会惊喜地发现耿相新的视野是阔达的，从渺渺心河到悠悠苍天，从蝼蚁之微到宇宙之大，诗人仿佛在一颗诗心与整个世界“对话”，世间万物已无诗性与非诗性之分，时间与空间、庄严与琐屑、新与旧、虚与实、雅与俗等对立互补的因素，都被纳入观照对象。只是它迥异于流行的或大众的趣味，甚至基本屏蔽了自然、爱情、乡土等常见母题，开辟出诗人诗歌的题材“新大陆”，指向哲学、科学、神话、语言、历史典籍、宇宙秩序等诗歌中少见的陌生空间。如“这个世界让我惊讶，包括自己在街心，向东西南北奔走的人，竟然/由难以计数的原子，堆砌而成，肉体/原子的核，又被质子和中子控制/质子和中子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它们的命运是无序/正是这些无序构成了有序的原子/理性的根深扎于非理性，这就是/物质世界，一个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世界”（《秩序·原子》）。诗显然在揭示原子的构造原理及运行规律，指认其抗争努力的徒劳，只能以诸多的无序与整体的有序达成矛盾的统一，进而提出物质世界的不能自主性，洞悉了人存在的某种悲剧性本质，文本更近科学道理的阐释。耿相新以学者身份构筑的新异陌生视域，从特殊的“窗口”具现世界的本相，拓宽了诗歌的题材疆域，对于惯看传统诗歌的读者，接受起来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不可能那么顺畅与直接，更别企望一目十行地浏览，或者说不可能地要出现感知惊颤；并且它的相对专业性及个人化色彩，和一些读者不可通约，难于共情，只有具备充分的知识积累和阅读修养者，不断调试解读心境、视角和方法，方能深入其堂奥。

《复眼的世界》是诗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气呵成”，速度之快容易给人造成一种现实翻版或情绪宣泄的错觉，其实不然。不可否认，诗集中有情绪的舞蹈、事物的写真，但很少，而且多把情绪、事物沉淀为背景，揭示某种思想和经验，传达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使情绪、事物成为耿相春在序言中所说的“论域”，包孕着特有的理性“思”之内涵。如“他喜欢，种植文字/黑夜给它浇水/阳光给它施肥……难道思想的花，一定会/结出果？他的树，倔强/摇摇头，上面结满了红灯笼/文字会朽烂吗？或许/他时常冲动，幻想，成为/化石，供思想考古者，把玩//然而，这个想法实现了，速朽/虚空，终会统治一切，一切”（《虚空》）。推动诗思运行的起伏的情绪节奏，已经让位于节制的智慧节奏，精神劳动的过程漫长艰难，却也是美好的，思想与文字的结合有时能穿越历史，影响久远；但是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它们终究会朽败，蹈向虚空，真正的学者甚至连不朽的贪念都不该产生，不同于传统的感人肺腑，该诗给人的主要是启人心智的艺术效果。又如“两个孩子在，在黄昏深处，比赛尖叫/那不是胜利者的炫耀，更像/弱者对未知恐惧”，“一个成人，在漆黑的夜晚，在原野/大地的小径上，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切的未知，面露狰狞/悬挂在一切人的门楣上，嬉笑”（《未知的》）。孩子在黄昏与大人经验的黑夜的“声音”并置对比，敦促诗走向了人类隐秘心理世界的经验发现，不论是诗，对未知的一切都是既渴盼又恐惧，想破解它的神秘，又担心它可怕得不好把握；可在未知的世界和事物面前却极力掩饰，故作镇定从容。按传统观念，诗乃主情的艺术，高情也是中国诗的一大特色；只是随着人类知觉能力的强化，世界上有太多的抽象精神命题需要回答，诗是情感抒发、生活反映、感觉状写的狭窄认识必然受到挑战，在冯至、卞之琳、穆旦、郑敏、北岛等主知诗人那里，有些诗就逐渐成为提炼、升华的经验和主客契合的情绪哲学。耿相新的丰富人生阅历与知识分子思考底色遇合，所带来的“思”之诗歌异质性质因素的大面积介入，虽然可能个别“高情”的读者不一定习惯和适应，其“思”的趣味、高度与深度也并非所有读者都能企及；但它在垫高新诗的审美思维层次、增强诗歌的情感钙质同时，也对传统诗歌本体观念内涵构成了某种必要的补充。

如果单凭理性去认识智慧成分，《复眼的世界》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它的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一条非逻辑性的感性的诗之路线，而其意象的非常态组合、思维的自由悟性，无疑加大了文本解读的难度系数，读者不可能一下子即抵达诗歌的本质根部。意象尤其是象征性意象本身就含有相当的理性色彩，意象寄情已不无含蓄的倾向，而神话、科学文化的浸透，更为耿相新诗歌罩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朦胧蕴藉。如“因为写字，探入古代的肌肉拉伤/书写的疼痛，蔓延在/操纵工具的臂上，像思想刺青//拥挤于平面的喜怒哀乐/于无声处，迁徙/曾经的歌，在另一端，对口型/纸上的噪音，摇摇欲坠/一切的符号，被吹进生命/复活的孤独依旧孤独，却将之传达得举重若轻，潇洒自如，仿佛使痛感与孤独获得了重量、形状和声音；而“探入古代的肌肉拉伤”、“曾经的歌”“对口型”等戏谑、调侃手段的穿插，则令诗机智活泼，亲切自然。当然，阅读者也许会惊叹诗人想象的别致，却不容易把握想象背后的意图，可以隐约感觉到诗里流动的“痛”之氛围，又无法把“痛”的表现说得非常真切，凭借阅读与情感经验去“悟”，“悟”之多少、深浅乃至对错的朦胧也就萌生了。

诗人将诗集命名为《复眼的世界》，是因为他曾经艳羡复眼的感光、成像点多，反应快速，但在诗集《跋》中他却坦言，复眼底色“模糊不清”，“并不能赋予世界清晰”，而唯有诗歌可以解放生命，帮助人类思索，“在雾中感知光明”，澄明、认清庞大复杂的世界。事实上，《复眼的世界》的确让读者看到了一片迥异于传统、流行诗歌的“风景”，感知到许多事物的清晰理路与内里实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认识世界的形式。它对浅白诗风的对抗与写作难度的坚守，更在呼吁若干年前诗坛提出的“诗人学者化”问题，不应仅仅停浮于一种口号，而要落到实处。至于说诗集并非从熙熙攘攘的大路抵达的智慧“高地”，可能会将一些读者挡在欣赏大门之外，也是一切精神探险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目标达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评耿相新的诗集《复眼的世界》 □罗振亚

澄明世界的精神探险